

向环卫工人推荐一台好戏

——观话剧《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叶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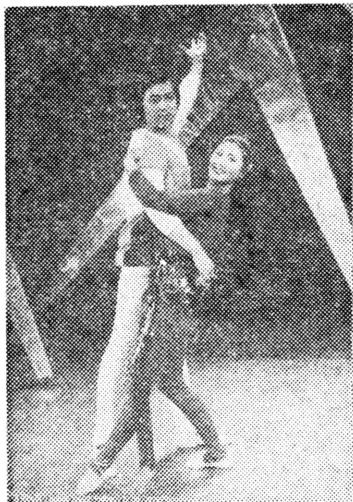
多么值得庆幸，在西安地区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以清洁工人为主要人物的戏！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生动地再现了年轻的清洁工人们真实、纯朴的思想与情感。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又抱怨自己职业的“低下”，他们渴望被人们尊重，却又自己看不起自己。他们希冀幸福、寻觅爱情……剧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把这群年轻人的苦闷与欢乐，困惑与追求呈现给观众。作者没有给清洁工人以空洞的荣誉，也没有为清洁工人唱廉价的赞歌，而是从生活出发，去写人，写人的真实感情。作者没有编造那伟大的英雄，让他在台上口是心非地教育剧中不安心清洁工作的人们；也没有让他在台上借机臭骂看不起清洁工的观众。作者把清洁工人的生活写的那么富于诗情，表、导演者以写意的手法生动地再现清洁工诙谐、幽默的性格和纯真的情意。他们看到残疾人的婚礼，便

妒火突升，要去“破喜”；他们推选出自己的“王子”，给他制造结识“妃子”的机会，不惜恶作剧在街道上挖个小坑，造成陈晚霞受伤，为周航与陈拉上了“红线”；周航谈恋爱

剧中塑造了这一群真实可信的人物；他们的纯真，让人可爱；他们的缺乏教养，又让人可怜。这一切，深深扣住观众的心灵，引起观众强烈而和谐的共鸣。

舞台上重复出现清洁工人劳动的现场，穿着劳动时的服装，却没有给人“肮脏”的感觉；清洁工人在清除垃圾，观众却感到他们同时在思想上“净化”自己。每一个正直的观众在看了这一出戏之后，都会被艺术创造者这种别开生面的“鞭笞”引出一个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不知不觉中，对清洁工人有了一层新的认识，更添深深的敬意！

这个戏也存在着不足，主人公周航，因为成了服装设计师，他设计的“枫叶的梦”获得了奖励，才又重新得到陈晚霞的爱情。这是周航在牟英的启发下，从清洁工人这个不被姑娘们、丈母娘们，“红娘”们青睐的“孤岛”上“突围”出去之后才得到的幸福。那么，周航不从这个“孤岛”“突围”出去又会怎样呢……他，他们都应该在这个“孤岛”上寻找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张大顺和蔡小妮欢快地跳起了迪斯科。（张大顺由崔志彬扮演，蔡小妮由赵宏扮演。）

时，还冒充北京大学的学生，使自己经常陷入尴尬的场面；服装门市部小经理牟英爱上了周航，却不能勇敢地去爱，而把所受推给她人……哦，初恋时，他们真的不懂爱情！这些情切切，意深深的描写，真是作者的独道。正是

郭同棠先生今年84岁，耳微聋，眼不花，思维清晰。观看系列影片《慈禧珍宝传奇》第一、二集后，老人说：“我从民国15年（1926年）孙殿英当师长起，到民国36年（1947年）在汤阴战役被解放为止，前后合计21年时间，都在孙殿英司令部任职，由中尉书记晋升中校机要室主任。”

关于孙殿英其人，郭老先生说：“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名魁元，字殿英，因为字叫响了，把他的名忽略掉了。他的外号很多：孙大麻子、孙老殿。他出身苦寒。不识字，父亲以杀牛为业。孙殿英从十几岁起，就顽皮捣蛋，还沾点流氓性格。有一天他犯点错，父亲打了他两个耳光，他就暗地与表弟郑凤臣一块离家逃跑。郑凤臣以后当了团的宪兵营长。他俩由豫东跑到豫西，经许昌到郟县、嵩县一带，只要是能弄到钱的事他都干。弄来的钱大伙儿分花。因此，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有朋友。他极善于拉拢联络，富贵贫贱下九流，都能拢得住。这是他从

东陵盗墓的前前后后

——访原孙殿英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郭同棠

原海友

乞丐、流氓、土匪发迹到集团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一个原因。”

老人回忆说：“那时我们驻扎在北平北苑。因为当时蒋介石指令孙殿英所属的十二军进行缩编，由一个军压为一个旅，人员遣散一半。孙殿英看出了蒋剪除异己的阴谋，抵制不干。这样，蒋就不发给他军饷和粮草。一直拖了三个多月，军队没有吃的，弹药无处补充，使孙殿英陷入了困境。这时，一个素日和他交谊很深的参议、豫东人张实庭，与他秘密商谈发掘东陵补充经济的办法。随后又找他的主要亲信师长谭温江，工兵营长孙小棠、刘廷杰等，计议掘陵的实施方案。孙殿英知道掘陵非同小可，先去晤见他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他俩是难兄难弟，都想抵制蒋家的缩编计划。徐源泉开始说，掘发东陵关系重大，需要三思。但

随后又说，你看着办吧。这后边五个字的答复，使孙殿英最后下了掘陵盗宝的决心。他在陵区附近张贴布告，谎称军队要在东陵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实弹射击，勒令当地的百姓父老在限期内挪移别处，暂避危险。如有抗拒不



本版编辑

冯瑜

迁危及生命者，本军概不负责。布告一出，谁敢与炮碰头，当地百姓纷纷逃离陵区。这样，孙殿英一方面进行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令预备好的工兵开始掘墓。他们炸的炸，挖的挖，先挖慈禧墓，继挖乾隆墓。当慈禧的神道挖通以后，里面阴沉沉的，兵丁们手持火把探索向前。只见慈禧的棺材完好无损，用大斧破开棺木，慈禧面貌如生，头发整洁，周身发出光亮，全是珠宝照射之故。据说一个翡翠西瓜当时就值一万元，豆大珍珠就有几十斤，还有古铜佛几十尊，名人字画古玩不

京华满城说红楼

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不仅创下了北京城荧屏的最高收视率，而且掀起了一场新的红学之争，不过这次争论的参加者已远不止红学专家。

位于城南的“大观园”，自从《红楼梦》播出后声名大振。尽管门票每张高达人民币2元，每天仍然平均有2万多游客观光，五月27日出现了4万5千人来这里寻踪的盛况。为拍电视剧而搭建的这个园子，现在已成为红楼迷们身历其境体验怡红公子和大观园女儿们生活的理想之地。

街谈巷议的焦点是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人物究竟象不象？几乎《红》剧每个出场人物，都要受到一次品头评足。有人说：黛玉不够美，最遗憾的是缺乏才女的气质；另一些人则认为湘云活泼有余，大家闺秀气不足。对贾母和刘姥姥也不客气，有舆论认为“一个演得俗了些，一个演得土了些。”

导演王扶林曾说：“难就难

在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一套红楼梦人物。”难得的是王熙凤的扮演者邓婕得到了众口一词的称赞。当《红楼梦》播出6集时，她已夺得了《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

《红楼梦》现在还有几集尚未播映，但报端刚一透露它不同于程高本的结尾，就引起大哗，有赞同者，有反对者，剧组甚至接到了措辞激烈的抗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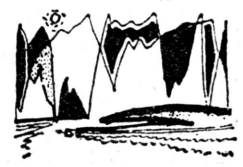
编剧周雷说，这样的结尾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不过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要求，他们已写好了新本子，准备再开拍另外两种不同的结尾：即黛玉钗嫁和宝玉出家，在今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红楼晚会上播放。现在《红楼梦》剧组的演员们正在重新集中。

据悉，10月1日同时播放的还有宝玉之梦“太虚幻境”一节。即将动工的“大观园”公园第四期工程，也将在地下修一个太虚幻境。重现宝玉那个著名的梦。（据中新社消息）



书画古玩赠给监察院长于右任等。果然不久后监察委员们联名要求查办盗陵首犯的议案不灵了，声讨浪潮被拖得慢慢消沉下去了。后来孙殿英把乾隆墓中那口九龙宝剑也公开悬挂起来了。他把这口剑视为神剑，看做保护他开创大业的先兆。他曾专派一名亲信卫士掌管九龙剑。每逢行军，经常看到孙殿英叫备好几匹骏马排列成行，他骑中间这匹马。前后有护卫。而最前头的那匹马，就是背剑卫士骑的。有一次我碰见那名卫士，问及此剑，他说这口剑二尺多长，鞘上镶的全是珍珠玛瑙，还说那是一口神剑，每逢大战降临，神剑就在鞘里跳动，他们还经常向神剑烧香祷告呢。当然，这是迷信。此剑约在一九三四年孙殿英、马鸿奎在宁夏大战时失落，据说为阎锡山所获。

“孙殿英于一九四七年汤阴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最后病死在北京监狱中。”



迟志强重返银幕的后怕

李兴文

近闻曾被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的青年演员迟志强，被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前释放出狱，长影已同意迟志强重新进厂，深长思之，不禁带来诸多后怕：

一怕迟志强重登银幕，观众想起了他那罪恶的过去：自从他在《小字辈》中饰小黄，一举成名，不但工资晋升一级，而且报纸上登名、广播里有声、刊物上露脸。加上“铁哥们”抬轿子，社会上吹喇叭，这儿请，那儿请，红得发紫。艺术虽使他成名，但思想堤坝却彻底崩溃。随之而来的便是空虚，寻找刺激。“玩几女人对于电影演员是无所谓的事”。这种思想使他从一个优秀青年演员堕落成为流氓罪犯。由于有了这种心理上的先入为主，因而其宣传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怕迟志强重登银幕，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曾在电影《园丁之歌》中扮演小陶利的演员郝志刚由看黄色录像发展到与一群男女流氓混黄色舞，奸宿鬼混，纵情取乐，被长沙东区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曾在《少年犯》中饰演第一男主角方刚的陆斌，因为戏演得太象，被提前一年十个月释放。据说“破例”安排到上海华南电

焊机厂当工人。但他并没有改恶从善，而是以拍电影为资本，故伎重演，因而出狱后仅三个月又“二进宫”，被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彼人也，彼能是，我亦能是。”如若郝、陆二犯出狱后，也都象迟志强那样，要求重上银幕，又该如何对待？如若不允，又该如何解释？

三怕迟志强重登银幕不利于青年自身的思想改进：有的青年自视有一技之长，无视法律的约束，随心所欲。尤其是电影艺术界，青年演员数以万计，只要成为电影明星，就可以超然物外。即使触犯法律，大不了关上几年，银幕照样上，饭碗照样端。这种对他们来说不痛不痒的处罚，势必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放松思想改

造，从而产生出一批特殊公民。

电影是精神产品，属高台教化。它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通过银幕形象的塑造，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熏陶、教育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员的人选上，必须慎之又慎，严肃认真。有感于此，窃以为，迟志强重返银幕，实则不足取。